

胡秋原文章類編

第一類 文哲科學類

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⑨

學術出版社出版

⑨ 胡秋原文章類編

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步論



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

〔冊 上〕

著 原 秋 胡

文 章 類 編 第 九 種

學 術 出 版 社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臺北初版

胡秋原文章類篇之九

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

定價

精裝二冊 新臺幣伍佰貳拾元
平裝二冊 新臺幣肆佰肆拾元

海外

精裝二冊 美金拾捌元
平裝二冊 美金拾陸元 (水運郵費在內)

著者：胡秋原

出版者：學術出版社

臺北縣新店中央新村第五街十一號

電話：九一二〇四八號

郵撥：四八七六中草雜誌

總經銷：衆文圖書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號

電話：三一一九六八三號

郵撥：一〇四八八〇號

印刷者：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四號

電話：三八一六〇三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四八號

新學術叢書



胡秋原著

文化

La Kultur-Kritik

中國問題叢刊

中國之悲劇

胡秋原



中國問題叢刊出版

祖
國

祖
國

(祖國前後封兩面種)

中華雜誌

養行人胡秋原

本期目录

[illegible]

魏馬張趙韓謝唐為曹賀族郭徐胡
施呂州石扶周為杜劉封丘華侯仇
相陽弘寧東維康原洲高外郎阮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1

中國文化之前途

著 原 秋 胡



穆定公國
利子馬寶誠
贈國

社 版 出 界 世 由 自

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

胡秋原

[illegible]

一 超越俄化主義與退化到五四以前的西化

[illegible]

胡秋原文章類編之九

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

——民國二十——民國六八年——
——一九三一——一九七九年——

前 記

此集是一九三一—一九七九年討論中國文化出路的文章，中國文化出路是『中國到何處去』的理論前提。這是一百四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根本問題，並且影響中國之實際的。

自從鴉片戰爭中國不斷被外國人打敗以後，中國人日益了解西人的富強，自己的貧弱；而且日益了解向所自豪的學術思想，文明文化亦不如人。

於是一般開明的官吏與士大夫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中國必須富強起來。如何才能富強？由於日益了解我們不僅武力不如人，而且文明、學術亦不如人，所以在討論或思考中國怎麼辦時，便一定要歸到對西方文化和學術採取什麼態度。這便有中西、新舊文化之爭。不待說，我們是不得不一步一步承認西方文化之優勝，由船砲而政治採取西法。中華民國亦是認為應模倣西方政制而成立的。然民國成立，國家還是如過去一樣的貧弱，混亂，甚至無希望。民國三年歐戰發生，日本借口參戰，出兵山東，並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不僅不想抵禦外侮，反一心恢復帝制，中國亦分裂為南北兩中國了。於是又有新文化運動，意思是孔子以來全部舊文化不適於現代生活，中國之失敗，由於過去船砲、政治之西化不徹底，必須在全部文化上西化，才是中國的出路。這是中國文化危機意識之最高潮。

但山東還在日本佔領之下。國人希望戰後能够收回。然民國八年巴黎和會的凡爾賽和約決定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這激起五四運動；這是一個真正的民族運動，即不是少數官吏與士大夫對國家的關心，而是全國的知識份子乃至全體的國民要求收回國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當民族運動發展到具體行動時，中國人了解新文化運動的一套既不能使中國富強，也不足以收回國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正在大家熱心討論中國出路之時，世界上發生大變化了。一方面，我們久已傾慕的西方文化，據西洋人自稱出了問題，即發生「危機」；另一方面，俄國革命成立共黨政權，自稱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宣言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及其文化已至末日。不僅此也。西方國家對中國人的收回國權運動並不同情，甚至袒護日本；而蘇俄則一再宣言，同情中國民族運動，並願取消不平等條約，做中國的朋友。他還說他有一套革命經驗可供中國人效法。於是中國人間又發生一大問題：我們對社會主義與蘇俄採取什麼態度？或者，我們立國應採取西方模型還是蘇俄模型？這就是說，我們遭遇一個二重的文化危機。我們的學問不能解決這重大的問題，議論紛紛之後，贊成蘇俄模式者日多。於是民國十年後中國思想界由西化轉向俄化；亦即由過去中西之爭變為傳統、西化、俄化之三大派。於是有中國共產黨之成立，國民黨之聯俄容共與北伐。但在北伐過程中發生了清黨、分共和對俄絕交之事。接着民國十七年因東三省易幟而有全國初步之統一。此日本人之大忌，先出兵山東，到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之戰，要滅亡中國了。

於是我們又紛紛討論中國的出路、前途，許多雜誌亦以此為名。繼而抗戰而且勝利，而中共取得政權。然二三十年來大陸知識界和青年又不斷的討論中國往何處去了。

由清末之要求『富強』到現在的『中國往何處去』，表示中國人探求中國立國建國之道一百四十年不僅一直失敗，而且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所以然者，即在我們在學問上對於中西文化與蘇俄共產主義沒有根本的研究，形成自己立國建國的理論，而以西方或蘇俄爲模型，也便爲外國人的意識形態所誤導，自陷於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之分裂。

在中國思想界由傳統而西化而俄化而三分之二之時，在日本人之侵略由二十一條到九一八之時，是我成長和形成時代。我當時雖然幼稚，很難追隨三派中之任何一派。這原因大體如下。首先，我知道中國傳統之當改革，明末諸儒已有許多主張，他們對於當時西學也沒有門戶態度；我不能贊成復古派。其次，西洋人的學術思想和力量，誠然有我們不及之處，但並非中國不能企及的；而我又看了一些馬克斯派的書，他們批評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許多弊害，我不能像西化派那麼崇拜西洋。而第三、我的馬克斯主義是由樸列汗諾夫來的，我對於樸列汗諾夫所斥責，而以紅衛兵鞭撻其師的列寧總覺可疑，我對於十五、六年以來我在武漢所看到的中共的意態行爲也不能認爲正當。

因此，在開始，我也可說是一種折衷派。就當時我的一般朋友與知識界而言，也很少不是折衷派的，換言之，三種思想的雜貨攤。

繼而我感到，一切折衷主義在政治上也許必要，但在學問上根本不可。因爲學問之目的就是要對於一個問題得出一個確實的結論。沒有確實的結論，一切折衷也是錯誤而危險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我注意的是文藝問題。一切問題必在方法論與價值判斷上有其根據。我主張馬克斯主

義的方法論，自由則爲價值判斷標準，如類編第一種第一部所言。

我由文藝轉向歷史，如在「我的生平與思想」所說，是在民國二十年國共戰爭，長江大水和日本進攻東北之時，亦全國知識界在多少絕望中而關切、研究中國出路之時。

中國出路問題在中國事實上已有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之三派理論，我想無論是判斷這三種思想之是非，或另行提出中國出路之答案，必先解決其理論前提，即中國文化失敗之由來，及其出路何在。三派的人自亦皆有其論據。一、處於劣勢的傳統派大多是說，中國文化長於精神方面，西洋文化長於物質方面，以彼之長補我之長，自足益成我之偉大。二、西化派依據西方人長期優越感的宣傳，認爲西方文化從來就有科學、民主和個人主義，而中國文化從來不知這些東西，是服從權威的，不適用於現代生活的，到了最近，還有說中國文化是「反智的」。三、俄化派則根據蘇俄的宣傳，說中國文化是封建文化，西方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根據馬克斯主義，這都過去了，現在是社會主義時代，蘇俄建設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有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斯主義。馬克斯說，資本主義必定死亡；列寧說，資本主義必定變爲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的蘇俄當然不是帝國主義，而且要領導世界革命。又說，依照唯物史觀，中國是封建社會，應經由土地革命，在蘇俄領導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三派以此互相攻訐，乃至於仇殺。

我日益發現他們的論據都站不住。他們的錯誤都是以一時之事勢立論或誤信他人的宣傳，根本沒有學問的根據。批評他們是很容易的，但重要的事是爲中國之將來找出確實的道路。我作下面幾種研究。（一）學問與史學方法以及價值判斷問題。（二）中國及西方歷史文化，俄國歷史文化與共產主義之比較研究。（以上是編類第一類②至⑧所討論的問題。）（三）文化是與權力

一同在世界上作用的，我們還要在世界歷史及當前國際形勢中看中國，西方以及蘇俄的地位之變化（這是第二類①至⑦所討論的問題）。這三方面的研究自非有截然的先後，而是互相關聯的，而且正當在關聯中互相印證，證明一種理論之正確性。此種理論，我稱爲「理論歷史學」。

我由此研究看中國文化與西文化之起源發展與危機之發生以及蘇俄共產主義之起源與性質。簡言之，中國文化之危機是在對西方工業文化之差距或落後中發生的，但西方以其技術優勢壓迫東方，亦造成自身的危機。蘇俄共產主義乘中西文化之衰而起，但他是更大的病而非治療。於今共產主義也發生危機了。由此可見一百多年我們由傳統主義到西化主義到俄化主義根本是一種錯誤的道路。

這一本書便是在這一研究過程中解決中國文化危機的文集。在我思想的三個時期，提出三個或四個論點，即：①反帝國主義文化，②復興中國文化或創造中國新文化，③超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而前進。這也是有一貫性的。

但此與三種一時得勢之潮流不合。我不能說他們對國家之誠意皆不如我，但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他們說的那種學問；即使孔子復生，或林肯列寧生於中國，亦不會如他們之想。同時，我愈看出他們的錯處與害處，爲了中國的希望，也便愈當仁不讓，當義不讓。因爲我的理論，是經由學問的方法，對中西文化及其危機和蘇俄共產主義真相作過長期辛苦研究而來的。因此不斷與他們發生爭論。於今三派可說業已充分證明完全失敗了，然大陸的俄化派和此處的西化派依然堅持他們自誤自害的成見甚至無知到反對民族主義。因此這一集錄，對我而言幾乎是一本論戰史。就國家而言，是失敗的原因之歷史，也就是三派自誤自害的歷史。

第一部是九一八使我脫離學生生活開始探討中國思想的出路的三篇文章。九一八後我在上海創辦「文化評論」，作發刊詞「真理之檄」，第一次提出對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的見解。當時我主張馬克斯主義的自由主義，亦將易卜生與列寧同等看待。在此文中，我認為中國文化出路是繼續五四未竟之業。我表示反對復古主義（稱爲「封建」思想，則是承一般人口頭禪之誤，而也是由蘇俄傳來的。但不久我研究社會史之後，即限制其使用，或稱爲專制、官僚、商人文化。直至今日，此處以及大陸上人權運動者還在無批判的濫用封建一詞），反對帝國主義及洋場買辦文化，法西主義（莫索里尼、希特勒已起，中國亦有崇拜者）。

我主張什麼呢？第二文中我自稱社會主義者，而最後且將是共產主義。這是相信馬克斯主義的必然結論。

翌年初，一二八之戰發生。開火之前，日本人火燒三友實業社。這可見日帝對於中國民族工業之仇視。我想，社會主義是遠景，在目前仍須發展民族工業。然不抗日反帝，民族工業亦無前途，更說不上社會主義。

繼而我研究中國社會史。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已在秦代結束。自秦漢至清是專制主義社會，即相當於西歐十五—十八世紀之社會。我又認爲在一六〇〇年，即利瑪竇到北京之年，中西文化在一平等狀態。此後中國無進步，而西方則大進步，至十八世紀後期由英國首先進入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至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乃能以帝國主義力量迫使中國半殖民地化，亦即阻止中國之工業化。此尤以落後的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爲然。就社會史的見地而言，由於中國是一專制社會，故必

須民主化。其所以受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爲半殖民地，則由於是非工業國，故必須工業化。工業化與民主化是相扶並進的。中國出路是由民主化與工業化，走向社會主義，而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是中國進步之障礙，所以當前任務是抗日反帝。而文化上之任務，應歸結於反帝國主義文化。因爲一切妨礙中國進步的思想皆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

蘇俄是不是帝國主義者呢？當時我以爲他講馬克斯主義，講社會主義，他大概不是帝國主義者。此因我多少接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之說，而且日本軍閥也常表示反蘇俄的姿勢。但我認爲中俄有不同的問題。他要進行階級鬭爭，而中國則須求民族解放。可以在反帝和社會主義目標上合作，但不能受他的領導。我也不贊成他的普羅文化、普羅文學、文藝政策。因此我對當時左派（左派在中國指受中共領導者而言）的「文化總同盟」（包括左聯、社聯等）的普羅文化、普羅文學是都不贊成的。而我的論據則常引證列寧。他說並無普羅文化，只有一過渡期的社會主義文化，而這是只有用馬克斯主義批評資本主義的文明而來的。

我之創辦「文化評論」，這名稱係倣用義大利克羅采的「文學、史學、哲學評論」而來，另一方面，亦應用列寧之理論，過渡期的文化只有對過去及現在的文化批評而來。支配世界的是帝國主義，其他種種先資本主義成分亦皆屈服於他之下。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是接受帝國主義文化。繼續五四未竟之業者，即是反帝國主義文化。我所謂自由的智識階級，指獨立的，無黨派的立場而言。

當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真理之檄及阿狗文藝論後，左聯的文新（文藝新聞）請我「脫棄五四的衣衫」，這是文藝自由論戰之開始。我答覆文新時曾反駁他們所引陳高備的文化定義。接着社

聯關係刊物「中國與世界」有譚四海攻擊我提出的『自由知識階級』，瞿秋白亦在「北斗」上爲文對我攻擊。

繼而陳高備的在另一社聯關係刊物「世界與中國」上爲其定義辯護。此時文化評論停刊。不久，我另辦「文化雜誌」，發表「爲反帝國主義而鬭爭」，反駁陳高備。此是在文化問題上與社聯論戰。在此文中，我已沒有採用馬克斯的社會階段論。

此外，當時社會史論戰直接是相互混戰，而間接則是反對蘇俄。中共之封建社會論的。我認爲蘇俄是誤解，而中共則盲從。我認爲中國出路在對外奮鬥，抗日反帝；中共則主張對內鬭爭，土地革命，反國民黨，甚至在一二八抗戰時，還反對抗戰的十九路軍。因此，雖然我與中共都講馬克斯主義，我認爲他們的是僞馬克斯主義。他們雖然說反帝，反對買辦階級，他們自己是以蘇俄的買辦階級自任。這是我看不起左派的理由，也就是寫「爲反帝國主義文化而鬭爭」之意義。要之：在這時期，我認爲中國應經由抗日反帝而走向社會主義。我已拒絕傳統主義與西化主義，我對蘇俄還抱着希望，但俄化派則是僞馬克斯主義。以後，我放棄社會主義與馬克斯主義，但反帝文化觀點一直保持着。蘇俄也是帝國主義者，且與中共皆爲僞馬克斯主義。

第二部分是抗戰時期的文章。民國二十三年後，我作了一次世界旅行，聞抗戰開始之訊回國。在西歐，我對於西方社會與文化的價值有更多了解，但我看出西方的自由主義只是白人的自由主義；在目擊印度、埃及這些東方古國之貧困與殘破後，知道他們的自由主義是與帝國主義不可分，而以東方人爲犧牲的。我又看出社會主義乃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中普羅階級的要求，即要

求將本國的私人工業收爲國有或公有。中國與印度、埃及一樣，整個民族是普羅民族，或者大工業在外國人之手，或者並無自己的大工業。這些國家的問題是民族獨立問題不是階級問題，所以社會主義實無從談起。民族沒有獨立還要談階級問題，只有利於帝國主義者。我又看出社會主義一樣可成爲帝國主義（如莫索里尼、希特勒乃至日本軍部社會主義）。至於蘇俄則使我大爲失望。他所行的不是馬克斯說的社會主義，但落後的俄國要行社會主義，也便只有那種社會主義。他是不是帝國主義者？過去我以為不是，至是看到種種情形顯示他的社會主義是落後帝國主義者積極化的捷徑。當時日本正進攻華北。這些實地觀察，使我首先肯定中國任務是解除日本的軍事進攻的威脅，求得民族之安全與獨立。而中國立國之道，根本不可以取法西方或蘇俄。

但這還必須在學問上有其根據。我也看了更多的書。從來談中西文化者，常將雙方文化隨意比較，如將近世歐洲與中國古代比較。我以為比較必用同時比較法，即依同一年代由古代一步一步比較到現在，並將雙方技術、制度、學藝分別比較。由此才可以得到一個歷史文化的哲學，也才可以知道中西文化之真正差別何在，而了解自己應有任務。重要結論是：①文化是人類在共同生活中對環境而爲創造的成績，表現爲技術、制度、學藝三系統。人類能有創造因其有理性的辨別力，而目的則在個人的共同的自由；此爲文化基本性質，沒有東西之差別的。文化也是一不斷創造之過程。在環境變化後，在已有的文化基礎上進行因革損益；在此過程中，思想學藝是變動之原動力，而技術經濟則爲限制力，制度政策則爲調節力；此文化變動之原因，亦無東西之別的。②創造文化之主體是民族。必先有民族，然後才有階級，人類歷史是各民族以其文化成就競賽和鬭爭的歷史。階級主要是民族鬭爭的產物（如人類最早的奴隸階級由被征服民族所形成）。在各

民族及其文化之競爭中，凡一民族能保持其內部親和或遇到環境之有利機會，常能迅速發展；亦可因內部之壓制，不公，內亂，而使其文化或傳統停滯，僵化乃至瓦解。在此進退興衰之中，亦造成國家之興亡。然歷史與文化亦皆人所創造。衰而復興，轉弱為強，後來居上，亦歷史上之常事。凡此文化興衰，影響社會治亂，亦東西所皆同的。③一國文化之進步，總在求技術之進步，社會之協調。技術有共同性，但一國制度有其傳統之不同，有發展階段之不同，有環境、需要、條件之不同，其制度與政策也自然不會相同。因此不能說社會主義為各國所必經。我並認為如世界上民族問題不能解決，階級問題亦不能解決，國際共產主義亦永難實現。④中國文化向在他國之先，落後於西方只是十七世紀以來之事。中國文化之出路，首先在科學上填補自己對西方之差距，科學方法是各國所同的，為求科學之進步，自應該吸收他人經驗。但中國社會之傳統、發展階段、需要、條件與西方及蘇俄不同，在制度政策上當然不能照抄。西方與蘇俄在自然科學上相同，社會科學大異，即西方國家中其社會科學亦各不同。這就是我們抄襲他們必然失敗之根本理由。研究自己的需要和條件，為生產力與學術之進步，在已有基礎上進行種種因革損益，每一步的成績，即是文化之創造。墨守傳統是時代錯誤，模倣盲從西方與蘇俄是地位之顛倒，精力之浪費。因此，我主張新自由主義（普遍人權），批評西方國家；提倡民族主義，拒絕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我依然主張中國應該民主化工業化（並稱此二者為現代化），抗日反帝，但認為中國必先發展民族的資本主義，始能對抗日本資本帝國主義。我更相信全民團結舉國統一對日抗戰到底，必然勝利。勝利以後，中國將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即今日第三世界）開一新型的經濟。此新經濟與新自由主義原則亦將使中國發展一種新型文化，促進全人類之合作，貢獻於世界之和平。